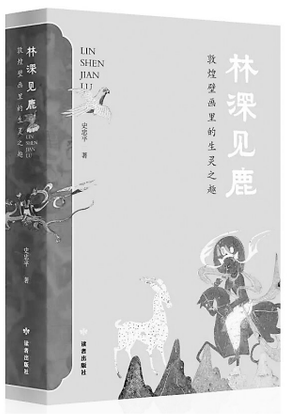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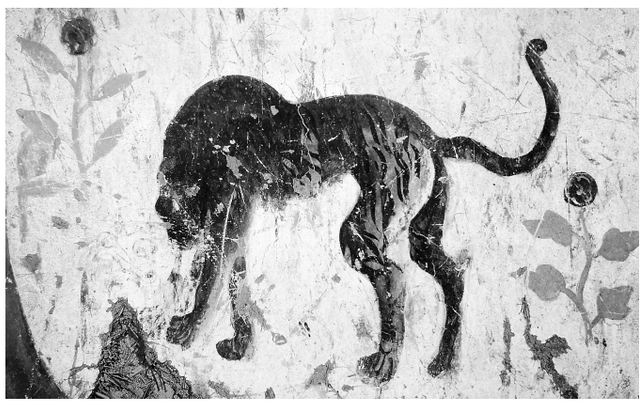
书本里的丝绸之路

林深见鹿处的天地生趣

□ 张紫妍





猛虎图 莫高窟第332窟 初唐

公牛图 莫高窟第249窟 西魏

《林深见鹿：敦煌壁画里的生灵之趣》是一本讲述敦煌石窟中动物画的书。从常见的禽鸟走兽，到神秘的龙凤瑞兽，再到有趣的动物组合图像、动物冠饰和搏斗图，这本书的内容安排清晰有序，读起来轻松自然。作者将佛教语境与艺术语境相结合，既揭示了动物形象的宗教内涵和拟人寓意，又分析了它们与传统主流美术，如花鸟画、动物画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关系，学术视角新颖，论证扎实，为敦煌学和花鸟画、动物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。

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道，壁画中的动物既有中原文化的印记，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元素。书中将同时期的骆驼、大象、鹿、马、牛、猴子等动物的中西方艺术形象进行对比，展现了其艺术风格逐渐变化的过程，让读者看到艺术如何跨越时空，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载体。这种解读不仅丰富了敦煌艺术的内涵，也揭示了图像背后的深远意义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严谨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、易于阅读的形式。书中文字经过多次修改调整，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动物的姿态和画师的笔法，避免了学术术语的堆砌。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和欣赏的叙述文字，是这本书在反复打磨中，我们和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。无论是专业研究者，还是对敦煌艺术、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，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知识与美的享受。

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是本书显著的特色之一。书中精选了大量精美的敦煌壁画全览图片和动物图案细节特写，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古代画师用线条和色彩展现生命的动态。作者的文字优美而富有感染力，引领读者一同探寻那些或奔放，或温顺，或威严，或狡黠的动物身影，触摸敦煌壁画艺术中鲜活的、跃动的生命。丰富的图像资料配合通俗易懂的文字解说，不仅使这本书拥有良好的阅读体验，也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体，这也预示了本书在市场上具有良好的潜力，能够覆盖不同圈层的读者，成为传播敦煌文化、提升大众审美素养的优秀读物。

从设计到成书，我们始终希望这本书能兼顾审美与实用。小开本的设计尺寸，软精装和裸脊的装帧方式，使其既能完全平摊展示大幅壁画，又能在整体图文体量较大的情况下不显笨重，方便携带和翻阅。封面选用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土橙色与深红色，搭配经典的九色鹿形象，采用带有细闪的珠光纸，打造壁画质朴但具有星光的质感。内页纸张细腻，尽可能还原壁画的色彩和细节。排版时注重图文结合，避免冗长的论述打断阅读的节奏。这些细节上的考量，都是为了让人们在翻阅时能沉浸其中。

《林深见鹿》的出版，让学术研究变得可亲可感，读者不必具备专业背景，也能从动物的姿态、色彩与故事中，感受到敦煌艺术的生命力。正如作者所说——当人们为一只鹿、一只鸟驻足，千年壁画便与当代人产生了共鸣。

在《林深见鹿》出版后不久，笔者参观了榆林窟。作者笔下繁复的藻井图案就在头顶，抬眼望去仿佛满天星辰；龙凤华丽的形象在书中被细致地解说，在壁画中却只是纹样花边的一个元素；供养人服饰、冠饰上的动物图案，都很容易因为壁画宏大的主题和构图而被忽略掉。

正因如此，当我真的置身历经千百年的洞窟中，看着满壁色彩鲜艳的画作，绚丽的色彩、精细的描摹、天马行空的想象，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本书的意义——它让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以系统而生动的方式走向大众；它让我们能够近距离欣赏这些藏在宏大叙事细节里的小小生灵，感受千百年来的生命气息。这部聚焦动物图像的专著，不仅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细分领域的空白，更以“见微知著”的视角，带我们见证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。

作为本书编辑，我期待这本书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敦煌，走近穿越千年的敦煌壁画，感受敦煌艺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永恒魅力。

（《林深见鹿：敦煌壁画里的生灵之趣》，史忠平著，读者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为该书的编辑札记）

聆听壁画里的万千草木

□ 王宇娇

在敦煌莫高窟的深邃洞窟中，时间仿佛凝固在壁画之上。千年前的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描绘的不仅是想象中的世界，还有他们眼中真实存在的草木花卉。《佛前有花：敦煌壁画里的草木之美》一书，正是打开这扇通往古代草木世界的大门。这本书不是简单的植物图鉴，而是一次跨越敦煌学、美术学与植物学多重维度的深度探索，揭示了敦煌壁画中那些静默绽放的草木如何成为文明对话的见证者。

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，壁画里的许多植物图像记录了这一交汇的痕迹。那些手持花枝的供养人，他们手中的花卉既有芭蕉、萱草、牡丹，也有蜀葵、葡萄、石榴。书中细致分析了水陆草木之花、手持供养之花、虚空飘浮之花和图案装饰之花，对各类植物图像进行溯源分析，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性，这种多向互动正是敦煌壁画成为艺术瑰宝的重要原因。

植物学视角的引入，是本书的一大亮点。书中揭示了画师们对植物形态的精准观察——他们准确地表现了莲花的叶片纹理、竹子的节段特征、芭蕉的生长形态。这种写实性风格表明，敦煌壁画的创作基础，仍来源于对自然世界的细致观察。同时，书中也指出了一些植物图像的象征化处理，如菩提树往往被赋予超越实际形态的神圣特征，这种在写实与象征之间的平衡，正是宗教艺术的特有表现形式。这些植物图像在造型上融合了写实与象征，既有对自然形态的精准捕捉，又有为表达佛国世界而进行的意象变形，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植物画风。

千年壁画，千年传承，敦煌壁画中的植物图像既是历史生活的镜像，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反映。

供养人手中的花束，可能揭示了当时的园艺水平与花卉喜好；经变画中的农业场景，记录了古代河西走廊的植被面貌与农耕技术；而那些繁复的装饰图案，则暗示了不同时期的技术交流与物质文化。这些草木图像成为历史的见证，以静默的方式诉说着时代的变迁。

在莫高窟，莲花、芭蕉、石榴、菩提树、忍冬藤蔓、竹林等，并非简单的装饰，而是将精神世界投射于草木的尝试——在花瓣与叶脉间，藏着一个民族关于宇宙、生命与美的密码。

在这些草木的描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独特的时空观念与生命哲学，壁画里的草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们与人物、动物、山水和谐共处，构成有机整体，繁复的缠枝纹象征着生命的绵延不绝，花开花落暗示着时间的循环往复。这种“生生之谓易”的宇宙观，将自然与人文编织进同一张无限之网中，万物在其中各得其所，各安其位。

敦煌壁画里的草木，揭示了人与大自然那份深刻的精神契约。在中国人看来，一草一木皆具有灵性，都是可以对话、可以共情的。王维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的幽微诗意，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恬淡自得，都与壁画中的青绿世界血脉相连——它们共同诉说着一种独特的生命态度：不在自然之外寻找神性，而在草木荣枯中领悟天道。花开花落，是无常也是恒常；草木荣枯，是逝去也是新生。在这种观照中，生命与宇宙达成和解，有限个体融入无限自然，获得永恒的精神栖居。

敦煌壁画里的草木之美，归根结底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青绿自画像。千年之后，当我们走进这些洞窟时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柔。

（《佛前有花：敦煌壁画里的草木之美》，史忠平著，读者出版社出版）

萱草图 莫高窟第217窟 盛唐

莲花图 榆林窟第3窟 西夏

窗之意趣

□ 陈 炊

窗，古时亦称“牖”，虽只有一方小天地，却是我国传统建筑的点睛之构。《论衡·别通》曰：“凿窗启牖，以助户明也。”开一扇窗，阳光便会进来照亮生活。无怪乎诗人会畅想：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，都习惯光明。

《说文》曰：“囱，在墙曰牖，在屋曰囱。窗，或从穴。”窗最开始为天窗，远古穴居时期，先民为了出入方便和采光通风需要，便在洞顶凿开一个窗洞。天窗高踞于顶，连通天地，不遮不掩，直引天光。古人以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写照君子直言不讳的品格。

北宋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欧阳修因直谏遭拒，自请外放滑州，于衙署东侧筑“画舫斋”，并在深暗处凿天窗，既取光入室，亦以窗明志，寄寓其为官磊落的坦荡初心。回京后欧阳修参与庆历新政，成为改革干将。十余年后，又拜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始终廉洁公正，追寻着当年凭窗所望的治世理想。

中国古窗形制丰富，直棂窗、槛窗、支摘窗等不一而足。其中，最常见的是直棂窗，自汉唐至两宋，久久盛行。古人钟爱此窗，既因其棂条竖直，构造简约，也因“直”中藏有深意。直，从十、从目，如众目所视，再隐秘的事物都无所遁形。直棂窗便携此意涵，既喻屋主品性正直、磊落坦荡，又似众目守着檐外，护佑居者不被蒙蔽、得享安宁。

魏晋以前，窗牖无拘，随宜合用，不求装饰；唐宋数百年间，窗逐渐被规范，实用与装饰并举；进入明清，窗成为建筑的重要审美对象，文人与工匠一道，殚精竭虑、炫奇斗巧，让古窗艺术发扬光大。几何图案、树木花卉、翎毛走兽、山水风景、故事戏剧等，各随当时当地、其人其思变幻无穷，皆被细细镌刻入窗棂，蔚为大观。

拙政园中冰裂纹的窗格呼应着室内“玉壶冰”的匾额；狮子林里“琴、棋、书、画”四雅塑成的漏窗，文气氤氲；还有退思园九曲回廊间，用诗文“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”嵌作的“诗窗”，一步一吟……真是万千意趣，尽在方寸之窗。

朱光潜先生说过：“心里印着美的意象，常受美的意象浸润，自然也可以少存些浊念。”直至今日，中国古窗蕴含的传统文化与艺术，依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那些藏于窗间的审美意象，构成了人化、情境化的“物境”，生动直观，且与人们朝夕相伴，养目也养心，使人涵养情操，荡涤污浊，精神境界得以升华。

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，唤君同赏小窗明。所谓方寸藏丘壑，窗中见天地，古人的智慧，大抵就在这一扇扇窗中照见。

（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5年11月14日）

甘版图书

乡愁里的精神密码

□ 刘居荣

当城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，人们常常在喧嚣中忘了清晨露珠滑落的声音，也忽略了黄昏时分炊烟袅袅升起的温馨。甘肃作家小米的散文集《感谢玉米》，像一缕从田野吹来的风，轻轻拂开记忆的尘封，带我们重返那片被阳光亲吻过的故乡。

翻开《感谢玉米》的每一页，仿佛在季节流转中邂逅故乡的四季晨昏，听见大地的呼吸与岁月的低语。该书以质朴深情的笔触，勾勒出西北乡土的生命图景。作者刘长江以“小米”为笔名，暗含着对土地馈赠的敬意，寄托着对故土根脉的深切眷恋。

这本书，不是宏大的史诗，却有着深沉的情感重量。它以“玉米”为名，实则书写的是土地、亲情与时间的交织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什么是家乡，家乡就是在你生命里打上了烙印的那个地方。”这烙印，在血脉里流淌，在每一个季节里悄然苏醒。

第一辑“农历与故乡”里，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，而是节气的更迭，是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的律动。作者以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农耕文明的底色，将二十四节气与童年记忆编织成一幅温润的画卷，读来仿佛能听见清明前后犁破冻土的声响，闻到谷雨时节泥土翻新的芳香。

《炕的回忆录》是一曲温暖的私语。北方的土炕，不再仅仅是取暖的载体。冬夜里，祖母讲着老故事，父亲抽着旱烟，母亲缝补衣裳，孩子蜷缩在被窝里听着窗外风雪呼啸——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这份沉静温暖的生活图景，让人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回望起自己的童年。《树下》与《水边》则是自然与人事交融的诗意呈现。老槐树下的乘凉、柳荫里的嬉戏、村口小河的蛙鸣与萤火，构成了童年最鲜活的背景。这些场景看似寻常，却因真挚的情感而熠熠生辉。它们不是风景，而是生命的底片，定格了人与自然最本真的依存关系。《回乡札记》与《老家闲忆》则带着淡淡的怅惘。归乡之路，总是夹杂着几分欣喜与失落。老屋斑驳，亲人已去，儿时伙伴各奔东西，唯有玉米地依旧年年青黄相接。作者在平实叙述中流露出对变迁的无奈和对故土的眷恋。这种情感，不喧哗，却持久，如冬日午后斜照进屋檐的那束光，静谧而深远。

在第二辑“歌谣与民谚”中，作者巧妙地将民间传统融入叙事肌理。在《生命里的歌谣》中，母亲哼唱的童谣在记忆中回响，那旋律如溪流般清澈，承载着家族的温情与生活的哲思。《唱山歌》则描绘出山野间自由奔放的情感表达，歌声穿越沟壑，是劳动者对自然的倾诉，也是心灵的自我释放。《摆古经》以祖辈口述历史的方式，将家族往事与乡土变迁娓娓道来，使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悄然交汇。而《民谚里的本乡本土》上下篇，则如一本活态的乡土词典，一句“立秋摘花椒，白露打核桃”，道尽农时与节气的智慧，以及世代耕耘者的信念。

这些歌谣与民谚，不是简单的语言碎片，而是嵌入日常的精神密码，是故乡在作者生命里打下的深刻烙印。它们在晨昏交替中回荡，在四季轮回里生长，让读者在文字间邂逅一片有温度的土地——那里，玉米金黄，人心淳厚，乡愁可触可感。

第三辑“饮食与滋味”尤为动人。从《野菜的滋味》到《水果留香》，从《家乡的馍》到《甜蜜的酸菜》，每一篇都是一段记忆的味觉回溯。玉米，在作者笔下成了生命的象征——它扎根贫瘠，却撑起一家人的温饱；它沉默生长，却在秋收时节照亮整个村庄。那一穗穗金黄，不只是粮食，更是童年奔跑在田埂上的笑声，是母亲灶台前熬煮的米糊，是冬夜围炉时父亲讲述的陈年旧事。

作者写洋芋，写鸡与鸡蛋，写草莓的酸甜，皆以极简的笔触，唤起最深的乡愁。这些食物，是土地的产物，更是情感的载体。它们串联起节令的更迭：春采野菜，夏守庄稼，秋收玉米，冬酿酸菜。在四季晨昏的交替中，故乡的生活哲学悄然浮现——敬畏自然，珍惜物力，感恩收获。

《感谢玉米》记录一个普通村庄的呼吸，记录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当我们迷失方向时，不妨翻开这本书，让文字带着我们穿越四季，回到那个鸡鸣犬吠、炊烟袅袅的故乡——那里，有我们最初的根，也有最牵挂的魂。

（《感谢玉米》，小米著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纸上书店

《家书里的新中国》

张 丁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家书是别样的历史，是大背景下个体的真情实感。本书精选新中国成立前后30余封家书，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、建设新中国的鲜活历史。从这些珍贵家书中，我们看到许多普通人的家国情怀，这些生动的故事串联成关于新中国成立的鲜活记忆。

《接话破冰》

单天佶 著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

本书是一部关于人际沟通的社科读物。作者结合日常人们的沟通所需，采用场景化讲解的方式，形象介绍了多种适用的沟通技巧。全书分为六章，分别讲解了听懂言外之意、抓住沟通重点、表达时逻辑要缜密、用幽默感增强沟通效果、学会委婉拒绝别人、把握好沟通的分寸等，不仅仅适合在校学生、职场人士阅读，也符合各个年龄层次、不同社会身份读者的阅读趣味。

《旅美读画录》

傅熹年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、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1987年秋至1988年2月间，傅熹年以全国书画鉴定小组成员身份赴美考察，对包括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在内的10家美术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共计700余幅进行了着重研究，并撰写了个人鉴定意见，录为鉴定工作笔记。本书将笔记内容校对梳理，汇集于书中一同出版。